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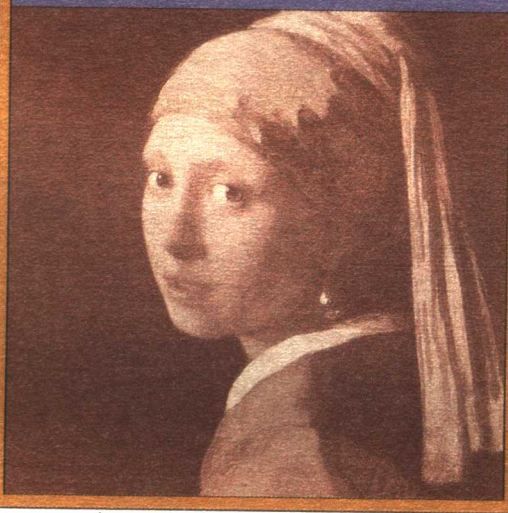


MOER
FRANZESKA

摩尔·弗兰德斯

丹尼尔·笛福 / 著

刘荣跃 / 译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英国文学经典



MOER
FRANDES

摩尔·弗兰德斯

丹尼尔·笛福 / 著

刘荣跃 / 译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 英国文学经典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尔·弗兰德斯/(英)丹尼尔·笛福著;刘荣跃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647-819-1

I. 摩... II. ①丹...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350 号

书 名: 摩尔·弗兰德斯
作 者: (英)丹尼尔·笛福著 刘荣跃译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 万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ISBN 7-80647-819-1/I·518

邮政编码: 330006

电话: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原序

近来,世人颇感兴趣于长篇小说和浪漫故事,而对个人经历很难信以为真,以致对此人的真名及其他情况都予以隐瞒;鉴于此,对于后面的文字,读者如何看待均随其所愿。

可以认为,笔者在本书中写出了她自身的经历,从一开始她就讲述自己为何认为最好隐瞒自己的真名,对此我们毋须多言。

不错,本故事的原形已被转化成新的语言,这儿所说的有名的女人的风格也有所改变,尤其是她讲述的故事比最初的更加朴实,初稿所用语言与她在新门监狱^①里时的情形更吻合,而她后来就似乎变得越来越悔悟谦卑了。

为完成这个故事,使之成为眼前的面貌,笔者在笔法上颇用了一番苦心,以便让其适合阅读。一个女人,年轻时堕落下去,甚至成为放荡邪恶的产物,现在要把自己为非作歹的事尽皆公之于众——甚至要忍辱屈尊,告诉他人她初次堕落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在长达60年间的犯罪经历——此时,笔者便不得不费尽心机,将其掩饰得清白无辜,以防对自己产生任何不利,尤其面对心怀不良的读者之时。

无论如何笔者已竭尽所能,在重新修饰这部小说时避免引起淫思,给予不正当措词,让她的表述尽力完善。为

^① 新门监狱,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20年拆毁。



此,她生活中的某些邪恶部分——这是无法给予恰当叙述的——被彻底省去,其余几处也颇有简缩。笔者希望眼前的篇章不会冒犯最高雅纯洁的读者,或最端正朴实的听者;即便这个罪大恶极的故事,也采用了最佳方式予以讲述,因此笔者希望其中的寓意会让读者变得严肃庄重——即使有可能事与愿违。要讲述这段当事人为之后悔的邪恶的生活经历,必然要求邪恶部分与真实历史一致,从而使忏悔部分显得美丽可爱——假如叙述中不乏相当的精神活力,它无疑是最为出色光彩的。

据说,讲述罪恶部分与忏悔部分,其活力、光彩不可能两相一致。若真如此,我得说是因阅读本身的情趣爱好各不相同;这差别与其说在于读物的真实价值,不如说在于读者不同的欣赏水平。

因本书主要推荐给明白如何阅读并正确利用它的读者——其作用故事自始至终均体现出来——所以我希望,此类读者对于其寓意、教益和笔者意图之兴趣,远大于其情节、叙述和所描写的人之生活。

本故事中不乏有趣的插曲,均被有效利用。叙述中,对这些插曲采用了恰当明智的方法,自然会给读者这样那样的启示。她最初在科尔彻斯特与青年绅士的淫荡生活,为揭示罪恶提供了不少很好的途径,使所有情形与之相应的人得到告诫——即,其结果必然招致毁灭,双方必然发生愚蠢轻率、令人厌恶的行为——这样,她对于自己愚蠢邪恶行为的生动描述便得到充分报偿。

她的情人在巴思^①的那番忏悔;他如何受着公正的警示,为抛弃她感到阵阵难过;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也受到合理

^① 巴思,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以其温泉著称。



的告诫，哪怕有合法的亲密关系；缺少了神的保佑，要维护美德最庄严的决定多么困难——就正确识别而论，这些篇章比所有那些有关色情的故事，才似乎具有更加真正的美。

简言之，通篇叙述将一切荒淫放荡之事细加筛除，而着力于美德和宗教之作用的描写。无论谁，若对此或对我们出版本书的计划有任何指责，显然不公，他们也必然会感到内疚。

在各个时代，提倡舞台艺术者据理力争，说服人们其戏剧有所教益，一个最讲文明、最为严谨的政府应允许它们存在。就是说，其意在于发扬美德，通过生动活泼的表演，它们不仅完全可以引人向善，让人产生高洁宽厚的节操，而且可以阻止、揭露各种邪恶及腐败行为——戏剧果真如此，能始终把这一准则用于检验其舞台表演，那么应对之大加赞赏。

尽管本书内容极为丰富，但这一基本原则是严格遵守的。凡有恶行之处，不是当初就是最终招致不幸；罪大恶极的坏蛋一出现于舞台，不是以不幸告终就是以悔恨结束；只要一提及坏事，它必然受到谴责（即便在本故事中亦如此），只要一提及善良正直之事，它必然受到赞扬。难道这些不是最符合上述准则吗？还需要推举另外一些典型之事，而这些事却不乏公正的反对——所谓另外的典型，即指邪恶的交往，海淫的语言及诸如此类。

本书即基于此点，推荐给读者，无论从哪一篇文章中均可学到某些东西，得出某种公正严谨的结论；读者若乐于加以利用，将有所教益。

这个名声不小的女人所有不凡之举，她对于人的损害，为诚实的人们提出了许多警告，暗示无辜者们是怎样卷入祸端、招致偷盗抢劫的，从而明白如何避免。那个为去舞蹈



学校被虚荣的母亲打扮得很美的小孩，却被她抢劫，类似的人便由此得到一个好的警钟；她在公园里从一名小姐身旁扒窃金表，同样如此。

在圣约翰街的公共马车旁，她从一荡妇手中弄到一个包裹，在那炉火旁以及在哈威奇她窃得赃物——这一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要更加警觉，以防各种袭击发生。

最后她一心要同流放的丈夫一道，回弗吉尼亚去过庄重勤劳的生活，这段故事对所有被迫出去重建人生的不幸者——或受流放之苦，或遭它祸之灾——都极富教益。他们由此可知，即使远在天涯海角，那种勤劳和意志也需应有的鼓励；无论何种情况，都不会太可卑可鄙，毫无前途，只要勤奋耐劳即可获得解救，最终以最卑贱的人在世上再次站起，重获新生。

以上所述，便是本书一手引导我们得出的几个严肃结论，任何人把它推荐给社会，便有了极其充分的理由——而出版此书的理由则更加充分。

后面另有两部分很好的篇章，本故事有所介绍，有所谈及，但因太长均无法在书中充分展现；我可以说它们本身就可自成一书。这两部分是：

第一，女管家（如她称之）的生活。她似乎在几年间便有了颇不寻常的经历，当过淑女、妓女、鸨母；做过接生婆、接生婆总管（如人们称之）；做过当铺老板、小孩收养者、小偷、赃物接受者；一句话，她自己也是一个窃贼，一个培养窃贼及诸如此类的人，而最终也心怀忏悔。

第二，她被流放的丈夫的生活。他是一个拦路的强盗，似乎十二年来行劫作恶都很顺利，但最终改邪归正，成为自愿流放者而非罪犯，其生活也相当丰富多彩。

但正如我所说，这些内容太长，无法在此展现；我也不



能许诺使其单独成书。

的确,我们无法说这一故事讲到了有名的摩尔·弗兰德斯人生的尽头,因为谁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写尽,除非他们死后还能将其写出。不过她丈夫的生活是经第三手写成的,对他们两人都作了充分叙述:他们在那个地方共同生活了多久,约八年后又如何一起重返英国;此时他们已相当富裕,她在此生活到很老,但似乎没像当初那样怀着深切的忏悔;她好像只总是厌恶地讲述过去的生活,十分详尽。

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她最后的生活场面中,发生了许多愉快的事,这使她的此段生活十分惬意。可对于这部分生活的叙述,却没有她自述的那些优美;所以让我们在此打住,这样才更为有利一些。



我的真名在新门监狱和老贝利^①的档案或注册簿中，都十分清楚。我行为特殊，而一些重要的事情仍受到这种行为的左右，因此勿指望在本书中见到我真名及有关我家庭的报道。也许我死后会更加清楚的，但目前不适合，真的不适合，虽然会得到大赦——甚至包括所有的人或所有的罪行。

这样说就足够了：我的一些万分不幸的伙伴，知道我叫摩尔·弗兰德斯，因此请允许我暂叫这个名字，直至我敢于承认自己过去和现在是谁为止。我那些伙伴们再无法伤害我了，他们已登上绞刑台走向另一世界——我也曾经常预料自己会如此。

我听说在我们的某个邻国——法国还是别的国家我均不得而知——国王命令说，罪犯被判处死刑、流放或派去划大船，若留下无依无靠的孩子，他们要立即被政府照管，送人称为“孤儿院”的慈善机构。他们在这里被抚养长大，给衣穿给饭吃，并受到教育。当适合走上社会时，他们或去经商做买卖，或从事各种服务，靠诚实勤奋自食其力。

假如我们国家也有此惯例，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没有朋友，没有衣穿，无援无助。因命中不幸，我未明事理、不知所措时，便陷入深深的困境，走上了丑恶可耻的生活道路，这道路必将很快置人的身心于死地。

但情况并非如此。我母亲因不足挂齿的“偷窃”，即在奇普赛德向某个布商借了三块上等荷兰麻布，就被判以重罪。具体情况太长，无法重述；我听人们众说纷纭，简直不知哪个正确。

不过有一点大家众口一词，即我母亲恳求说自己怀着

^① 老贝利，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



孩子, 经查已到了胎动期, 因此她被判缓期执行死刑约七个月。之后人们说她又被继续审判, 但得到恩赐, 流放到种植园, 在我半岁左右时就丢下了我, 使我无疑落入坏人之手。

我当时太小太小, 无法记清自己的事情, 全凭道听途说。这样说就已足够了: 因我出生在一个很不幸的地方, 所以在摇篮中时没有任何教区为我提供营养食品; 我怎么活下来的也根本无法讲清, 只是据说我母亲的某个亲戚把我领走, 可谁出的钱谁做的安排, 我均一无所知。

我首先记起或听到有关我自己的一种说法, 是我曾经和一群吉卜赛人或埃及人一道游荡。但我想时间不长, 因皮肤并没像他们所带养的所有孩子那样变色。我也说不清是怎样到了他们当中又是如何离开他们的。

那是在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彻斯特, 那些人丢下我, 不过我记得我离开了他们(我隐藏起来, 不愿再跟他们走下去)。可对当时的情形我无法详说, 只记得科尔彻斯特的一些教区牧师把我带去, 我说我是和一些吉卜赛人来到镇上的, 但我不想再和他们走下去, 所以他们就留下我。不过他们到了哪里我不知道; 教区的人派人四处打听, 好像也没打听到。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现在是需要供养的, 虽然按照法律我不属于教区某个镇负责救济的对象, 但大家知道我太小, 才不过三岁, 干不了活, 所以镇上的官员们同情我, 同意照顾我, 让我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好像我就出生在此地一般。

在他们对我的抚养过程中, 我有幸被寄养(如人们所说)到一个妇女家。她的确很穷, 但原来情况好些。抚养我这样的人, 她可以获得一点生活费; 她要保证让孩子们有吃有穿, 直到他们到达一定年龄, 然后政府就让他们出去工



作,自谋生路。

这女人还办了一个小小的训练班,教孩子们读书、干活。瞧,由于她以前的生活环境不错,她抚养孩子既十分在行又非常细心。

而最可敬的是,她首先极为严谨认真地养育着孩子,因她自己就是一个庄重虔诚的女人;其次,教会他们善于持家,保持整洁;再次,做到讲究礼貌,举止文雅。这样,虽然我们吃穿住的都较差,但个个变得礼貌文雅,仿佛从舞蹈学校出来的一样。

我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八岁,忽然听说地方长官(我想人们是这样叫的)说我该去干侍候人一类的活了,让我很害怕。不管我走到哪里,也只能跑跑腿,替厨子的女佣干点苦活,这点他们常告诉我,让我大为惊恐。因为我对去干侍候人的活(如他们说)相当反感,虽然我那么年幼。于是我对养育我的人说,只要她同意,我是可以不靠侍候人养活自己的,因她教会了我编织毛衣——这是该城的主要行业。我还说如她愿留我,我会替她干活,很卖力地干活。

我几乎天天对她说卖力干活的事。一句话,我整天只是干活,哭泣,这使那位仁慈善良的女人深感不安,终于给我以关怀,因她非常爱我。

此后有一天,她来到所有贫苦孩子干活的屋子,就坐在我对面而不是她平常的女主管的位置上,好像特意观察我,看我干活。我正在做她让我做的事,记得是给她接手做的衬衣贴标签。一会儿后只听她说:“你这个傻孩子,老是哭。(我当时正哭着)请告诉我,你哭啥呢?”“他们要把我带走,”我说,“让我去替别人服务,可我又不会做家务。”“瞧,孩子,”她说,“虽然你不会做,但总能学会的,他们最初也不让你干重活。”“不,他们会。”我说,“如果我不干他们会打



我，女佣会打我，让我干重活，可我才是个小女孩，干不下。”然后我又哭起来，直到再也说不出话。

这使我慈母般的保姆受了感动，她决定我暂不做侍候人的事。于是她让我不哭，说她向镇长先生说说，等我大些了再去干侍候人的事。

唉，我仍不满意，想到最终还是要去侍候人我真害怕，即使她保证让我二十岁才干这工作，情况也一样。仅担忧这一天总会到来，我也会哭个不止的。

她见我还不平静，对我生气了。“你想要什么？”她说，“我不是对你说等大些了再去吗？”“是的，”我说，“可我总得要去。”“唉呀，怎么啦，”她说，“这姑娘疯了吗？怎么！你想当一个贵妇人呀？”“对。”我说，哭得很伤心，最后嚎啕起来。

这位年老而有教养的女人对我笑了——这是肯定的。“唔，太太，不错，”她嘲笑我说，“你会成为一个贵妇人的。不过你如何成为贵妇人？怎么！就凭你的那些指头？”

“对。”我又说，非常天真。

“唉，你能挣到什么？”她说，“你一天能挣到多少？”

“纺织时挣3便士，”我说，“平缝时挣4便士。”

“哎呀！可怜的贵妇人，”她又笑着说，“那对你有啥用呢？”

“那会养活我，”我说，“只要你让我和你一起过。”我可怜巴巴地带着恳求的语气说，让这个为难的女人同情我，如她后来告诉我的。

“可是，”她说，“那样并不能养活你，让你买到衣穿。所以谁给你买小贵妇人穿的衣服呢？”她问，一直笑着看我。

“那么我干活再卖力些，”我说，“钱全部归你。”

“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养活得了你。”她说，“你吃饭的钱还不够呢。”



“那我就不吃，”我又很天真地说，“只要跟你一起生活就行。”

“唉，你不吃饭能生活？”她问。

“对。”我又说，简直像个孩子，仍然哭得很伤心。

这一切我毫无心计，显然完全是自然的；但却相当天真，充满感情。总之，这使慈母般善良的女人也哭起来，最后竟哭得和我一样厉害。她把我带出教室，说：“好啦，你不会去干侍候人的活了，你不会离开我。”我才暂时平静下来。

这之后她去拜访镇长，他们谈到我的事，我那好心的保姆把整个情况告诉了镇长先生。他很感兴趣，让太太和两个女儿都来听，这当然使他们大家够开心的了。

然而不到一周，镇长太太和她两个女儿忽然来看望我年老的保姆以及她培训班的孩子们。她们环顾片刻后，镇长太太问我保姆：“瞧，夫人，请问哪个是要当贵妇人的小女孩？”我听见这声音，极为害怕，虽不知为什么。这时镇长太太向我走来。“喂，小姐，”她说，“你在做什么？”在我们培训班里几乎没听到过“小姐”一词，我怀疑她对我的称呼很糟糕。但我还是站起身，行个屈膝礼。她从我手中拿去我做的东西，打量一番，说挺不错；接着她又看看我一只手：“唔，她也许能成为一个贵妇人，我敢说她有一双小姐的手。”这使我大为欢喜。可镇长太太还不停下，而是伸手在衣兜里摸出一先令钱给我，让我仔细把活干好，说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贵妇人的。

我善良年老的保姆、镇长太太及其余人，一直都根本没理解我，因他们认为的“贵妇人”是一回事，我认为的又是另一回事。我认为的贵妇人不过是能自食其力又不用去干侍候人的活，他们认为的是过高贵豪华的生活，具体如何我也不知道。



唔，镇长太太走后，她两个女儿又进来找贵妇人，和我谈了很久，我也用天真无邪的话回答她们。但如果她们问我是否决心做一个贵妇人，我总回答“是的”。最后她们问我什么是贵妇人，这使我十分迷惑。不过我仍从反面解释说，贵妇人就是不去干家务一类的侍候人的活。她们因此大为开心，喜欢我那种小孩的天真语言，似乎觉得这话很合她们的心意，于是她们也给了我钱。

至于钱，我全部给了我的保姆（我这样称她），我告诉她只要我当了贵妇人，会像现在一样把得到的都交给她。通过我这样那样的谈话，年老的保姆开始明白我所谓的贵妇人是什么意思了——不过是能自食其力而已——最后她问我是否如此。

我说是的，坚持认为这就是贵妇人，“因为，”我说，“有一个人，”我说了一个缝补花边并替小姐洗饰有花带的头的女人，“她就是贵妇人。大家叫她太太。”

“可怜的孩子，”我善良年老的保姆说，“你不久就可以成为那种贵妇人的；她名声可不好，已有了两个私生子。”

这样的事我一点不懂，只是回答：“他们真的叫她太太，她不去干侍候人的活，也不做家务。”我因此坚持说她就是贵妇人，我也要去做她那样的贵妇人。

这话又全部传到了太太们耳里，她们觉得真开心，不时来看我，问小贵妇人在哪里——我为此还很得意呢。两个太太常来见我，有时还带着别人来，所以几乎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我。

我此时近十岁了，显出一点女人气来，因我非常端庄有礼。我常听小姐们说我生得好看，将来会很漂亮的，这无疑使我相当得意。不过，这种得意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坏处。只是她们常给我钱，我再交给老保姆。她是个正直诚实的



女人，又把钱用到我身上，为我买头饰、内衣和手套。我因此穿得整整齐齐，因为如果穿得破破烂烂，我就总是要穿得整齐才行，不然就自己把破衣服泡到水里去。但是，瞧，我有了钱时，我的好保姆就相当公正地用来为我买东西，并总告诉太太们这样那样的物品是用她们的钱买的。她们于是又给我钱。最后我真的被地方官员们叫去侍候人了。可我已成为一个不错的女工，太太们对我又很好，所以我被放过了这一关。我为保姆挣的钱足可养活我。这样，她对他们说如果允许，她把“贵妇人”（她如此叫我）留下，帮助她教孩子们干活——这我是非常胜任的。我虽然十分年幼，但干活极为灵巧。

太太们的善意并没就此结束，她们知道我不再像从前由镇政府供养时，给我钱的次数有增无减。我长大些后，她们又拿活来让我做，比如制作内衣，缝补织品，打扮头发。她们不仅付我工钱，还教我如何做，我真成了一个贵妇人——如我对此词的理解。不到十二岁，我就有了钱买衣穿，付给保姆生活费，并且兜里还有盈余呢。

太太们还经常把他们自己或孩子的衣服给我，有长袜、裙子、长袍等这样那样的东西。我的老保姆像母亲一样替我处理，把它们收着，一再让我缝补好尽量利用，因她是一个难得的家庭主妇。

到后来一个太太深深喜欢上了我，希望我到她家去，说和她女儿们住上一个月。

唔，虽然太太一心为我好，但善良的保姆对她说，除非她决心永远收下我，不然她对我这个小贵妇人是弊多利少的。“哦，”太太说，“不错。我只带她回去一周，那时就知道她和我女儿有多融洽，她性情怎样，然后我再进一步和你谈谈。同时，如果有人像平常那样来看她，你就说让她到我家



来了。”

她们作了慎重安排后，我便来到太太家。我很喜欢小姐们，她们也很喜欢我；我倒是够充实的，舍不得离开，她们同样不愿让我走。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和我可敬的老保姆又生活了近一年，成为她的得力助手。我已近十四岁，个子高高的，显出一点女人味来。我在太太家体验到高雅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安心住在老地方了。我想做贵妇人真好，因我现在对贵妇人的认识已和从前不同。既然我觉得做贵妇人好，所以我就喜欢在贵妇人中间，也就渴望再去太太家了。

我大约十四岁多一点时，好心的老保姆——我应叫她母亲——生病去世了。我的确陷入了悲惨境地。穷人一旦被送进坟墓，其家庭也就完蛋，变得冷冷清清。所以这穷苦的好女人被埋葬后，教区的孩子们立即被教会执事解除，培训班结束，走读学生们只好呆在家里，等再被送到别处。至于她留下的东西，被她女儿、一个已婚妇女一扫而光。她们拿走财物时对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取笑我说，小贵妇人只要乐意可以自己另起炉灶。

我恐慌得几乎不知所措，仿佛被赶出家门，抛向大千世界。而更糟糕的是，那个诚实的老妇人还有我的 22 先令在她手头呢——这便是“小贵妇人”在世上的所有财产。我向她女儿要时，她却对我发怒，说她与此事无关。

不错，那位善良穷苦的女人告诉了她女儿这事，说钱放在什么地方，是孩子的。她也叫过我一两次要把钱给我，但不幸我不在场，等我回去时她已说不出话来。可她女儿后来也挺公正，把钱还给了我，虽然当初对我那么凶狠。

现在我真成了一个可怜的贵妇人，当晚就要被抛进大千世界；那女儿把东西搬个精光，我既没住的又没吃的。不



过一些邻居看来极为同情我，通知了那位保姆（我在她家住过），她立即派女佣来把我接去。我彻彻底底随她们去了，而且无疑心情是愉快的。对生活环境的恐慌，使我永生难忘。我不想做贵妇人了，很愿意做一个仆人，无论怎样的仆人都行，只要他们认为我合适。

可我慷慨的新女主人更看重我。我说她慷慨，是因她在所有方面都比我先前那位保姆强，比如在财产上。我说所有方面，是把诚实除外的——就此而言，虽然新女主人相当不错，但我得说我的第一位女主人任何时候都是最最诚实正派的，尽管她穷。

如上所述，我刚被好心的贵妇人领走，那位第一夫人，即镇长太太，就派女儿来关照我。而当我是“小贵妇人”时，另一家注意到我的人也随之派人来接我，所以我大受重视。而且他们还很生气，尤其是镇长太太，说是朋友把我从她手中夺走了。她说我应属于她，因她最先注意到我，可已经得到我的人又不让我走；至于我，现在处境是再好也不过的了。

我在这家一直生活到十七八岁，得到所能想到的一切受教育的优越条件。太太把老师请到家中，有的教她女儿们跳舞、讲法语和作文，有的教音乐。我总和她们在一起，所以学得一样快。虽然没让老师教我，但她们从直接指导中学到的东西，我都从间接模仿、询问中学到了。总之，我跳舞、说法语和她们学得一样好，歌还唱得更好些，因我嗓子比她们任何一个都强。可弹羽管键琴或古钢琴我却没那么容易。我没自己的琴练习，只能在她们没弹时练练，但我仍学得很好。后来小姐们有了两架琴，即羽管键琴和古钢琴都有了，她们就自己教我。至于跳舞，她们难以帮助我学会乡村舞，因总需成双成对地跳。另一方面，她们确实心甘